

陪伴好走的人

「我是個平凡人，我的工作呢？是陪伴和我一樣平凡的人，在平常的情況下死亡。我所陪伴的這些人…是和我一樣的平凡之輩。」- 凱思林·辛 (Kathleen D. Singh)

文 劉育鑫

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碩三



同為平凡人的我，湊巧地成為癌症機構的護士，走進生老病死的場域。猶記十多年前，對死亡既懵懂又恐懼的年代，「好走」這二字彷彿是不存在的童話。在加護病房裡，每一個和死亡交鋒的病人，都毫無選擇地被迫正面迎擊，CPR機因應而生，這台死亡機器可以精準地調整壓胸的力道和送氣的頻率，想要急救多久就可以急救多久，急救無效的身體，多了大小不等的瘀青和斷裂的胸骨，我們號稱「人性化」的機器，如今看來，只是讓醫護人員可以空出時間來書寫記錄。那是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畫面，很難想像在生命末了，取代人與人最後的接觸，可以是一台冰冷且殘忍的機器，更不用說臨終陪伴和心靈轉化了。

他是一個剛出生連名字都沒有的小傢伙，被送進了加護病房，等待領取死亡證明書，詳細病因已無從可考。諾小的身軀在包裹的衣襟裡孱動，沒有哭泣、沒有聲音的令人憐惜。生下他的父母為了避開傷慟之感，

拒絕在最後一刻陪伴在旁，反倒是我們這些路人甲乙，不時的撫摸和感慨在旁，深怕機器的警報聲驟然響起。那短暫停留於世間的分分秒秒，意外地展現一種恩寵似的生命品質，那是我第一次見證死亡的美好，第一次見證真實的好走，靜默地回歸自然而毫無恐懼。或許他也不知如何恐懼，或許世界對他而言，比死亡還要陌生。曾經聽過這樣一個北歐傳說，一個孩子在生命凋零之刻會被天使擁入懷中，讓他在上天堂之前，看看那些在地球上曾經擁有過最快樂回憶的地方，我想他最快樂的地方應該屈指可數。然而，在最後一站的加護病房裡，我很榮幸的參與，環抱他在世間的最後旅程，沒有所謂的快不快樂，卻是平靜的美好。

真正的存在即於當下，真實的存在，卻在自我建構的虛擬世界瓦解之後開始顯現。死亡的逼近臨感，是體驗真實存在的捷徑，終日虛妄的對過去和未來汲汲營營，在那一刻都顯得空泛。淋巴瘤突如其來地奪走她的一切，遠從加拿大返台治療，為的是活

下去的希望。一場勝算寥寥的敗仗打的她鼻青臉腫，我們幾乎照三餐的和她說：「有進步喔！加油！」卻沒有人提起勇氣，告訴她時間不多的事實。那一晚，不知那來的勇氣和死亡預感，我對著半昏迷的她，述說了心底深處的不捨，敗壞的身體已經不堪使用，不捨她的苦痛、煎熬和不知情，希望篤信佛教的她，能夠專心跟著佛號聲而放下對俗世的執著。突然地，她躁動了起來，或許是害怕，或許是有話想說，我靜靜地握著她的手，希望透過我的手心溫度讓她知道，她不是孤單的邁向死亡。

在臨終之際，意外地幫她作了最後的淨身，溫熱的毛巾撫拭身體的每一寸肌膚，我在內心也呢喃著願她好走的祈禱。會客時間一到，抱著可能被罵的心情，告訴她的家人：「也許是今晚，好好的和她道別！」20：51是她從世界退出的最後一刻，靜靜

地選在我扒完最後一口飯的時間離開，房間裡沒有死亡的黑暗，卻是溫暖的微光綻放。受盡折磨的身軀，彷彿被天使環抱一般的安祥與柔軟。我沒有告訴她家人，我和她之間最後的秘密對話，因為不希望讓她知道病情，是家人一直以來的堅持，或許在生命消逝後，說不說也就不那麼重要了。

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對於死亡的恐懼一點一滴的消逝，對於陪伴這些和我一樣平凡的人，在面對死亡時也能夠更加心安常住。縱使當下內心還是會不忍地憂傷，眼淚還是會不經意地落下，在安送這些生命離去後，永存在內心的美好，卻是寶貴而意外的收穫，對於自我的世界也更能去感受，當下即是永久的真實之道。

